

歷史與空間

牯嶺那條半邊街

張桂輝

街道，是城市的神經和血管，通常兩邊都有各式店舖。偌大的中國，有幾條「半邊街」，我不清楚，但我熟悉牯嶺那條特色與個性兼而有之的半邊街。

史料記載，在十九世紀前，廬山牯嶺，林深霧重，除了樵夫、藥農，人跡罕至。1896年，以英國傳教士李德立為主席的牯嶺執事會成立，主導牯嶺（東谷）的建設和治理，他們順應既有山勢，在牯嶺鋪築石板道路，營造英式自然園林，修起遊覽步道和路燈……

就「個頂」論，廬山並不算高大，但卻有其它名山所沒有的殊榮——是中華五嶽之外，唯一一座冠以「嶽」字的名山。對廬山情有獨鍾的朱元璋，當年正式加封廬山為「廬嶽」。

海拔1,167米的牯嶺，是一座公園式、美麗繁榮、特色獨具的「雲中山城」。鎮上常住人口逾萬，是中國諸多名山中，絕無僅有的。

牯嶺半邊街，如緩彎之牛角，主體呈東西延伸狀，全長1,006米，始於日照峰隧道出口西北處的一家客棧，編號：「牯嶺街1號」；西頭終點與「察窪路」連接，構成「T」字形，路邊一座石構樓房，編號為「牯嶺街48號」。

合面街，長165米、寬約4米。這條袖珍小街兩側，中行、農行、建行、郵局、藥店、酒家、商場，一家緊挨一家。不高的建築，頗有點「洋味」。

街面上方，架吊着百餘隻直徑約40厘米、「水母」造型的LED燈。夜幕降臨，「水母」亮起，赤橙黃綠青藍紫，不時變換着顏色，不單青少年被其吸引、爭相拍照，就連許多中老年人也喜上眉梢，駐足欣賞。

大林路，全長約900米，車行與人行兩條道路，隨坡就勢，彎曲自如，向下延伸，落差高達68米，掩映於茂密樹林中，末端直抵如琴湖東岸。行走在大林路上，使人自然而然想起白居易的《大林寺桃花》：「人間四月芳菲盡，山寺桃花始盛開。」

半邊街上，不分晝夜，紅男綠女，人頭攢動，儼然是廬山的「南京路」。觀察發現，牯嶺半邊街，功能不打折。各類商品，琳瑯滿目；大小商家，文明經營，商品明碼標價，菜品價位不高。

牯嶺半邊街，三面環山，一面峽谷，東為日照峰、大月山，西有大林峰，南為牯牛嶺，北臨剪刀峽豁口。



綠樹掩映下的牯嶺半邊街。 作者提供

在緊挨半邊街的街心公園裏，除了點綴其間的綠樹紅花，還有幾個圓的花壇，幾座方的亭子。街心公園，也叫「伴月公園」，北側用木質護欄圍住。

每天清晨，不同年齡、不同裝扮的女性，成為街心公園的「主角」。她們當中，有以長劍、紙傘、扇子等為「道具」，翩翩起舞的，還有扭腰伸臂、像模像樣跳旗幟舞的。

一天清晨6點多鐘，我來到半邊街北的「街心公園」，環顧四周，發現從日照峰上「探頭」的太陽，露出笑臉，發出金光。

「廬山竹影幾千秋，雲鎖高峯水自流。萬里長江飄玉帶，一輪明月滾金球。」站在街心公園，順着剪刀峽俯瞰，可以眺望九江古城、長江玉帶。近些年來，隨着城市的擴張，九江市十里舖已拓展到廬山腳下。

字裏行間

黃仲鳴

圖繪新聞

《點石齋畫報》風行晚清各省，可惜，論說介紹者較少，未能看到當年的盛行。

「我在十二三歲的時候，上海有一種石印的《點石齋畫報》，我喜歡極了……每逢出版，寄到蘇州來時，我寧可省下點心錢，必須去購買一冊。

由此可見包天笑對這畫冊的鍾愛。畫冊內容豐富，編輯和畫師的識見更令人欣賞，尤其新發明、新事物，都可在畫冊上得睹。

十九世紀末的上海，茶室異常興旺。這等茶室，與別處不同，「夫別處茶室之設，不過澆煩解渴，聚語消閒；而滬上為賓主酬應之區，士女遊觀之所。

「茶館之軒敞宏大，莫過於閘苑第一樓者。洋房三層，四面皆玻璃窗，青天白日，如坐水晶宮，真覺一空際翳。

可見第一樓的無限風光。詎料這

個位於四馬路，為各處之冠的茶室，上云洋房三層，《點石齋畫報》說是四層，屋宇軒敞，几案精神，而又介乎枇杷門巷、花月樓台之間，忽然一把火燒來，畫報如此描述：

「可憐華屋盡成焦土。附近諸校書生正在香夢初酣之際，突聞警報，奔避倉皇，有雲鬢蓬鬆者，有弓鞋脫落者，有穿衣忘扣、束腰無帶者……」

這種描述，真耶？想像耶？是否有人在現場目擊，不得而知。但從畫中所見，火龍上燒，慌忙逃生者眾，更有攀窗爬欄急逃者，畫工精細，觸目驚心。

除「第一樓災」外，還有「遊園肇禍」，指滬北泥城外有一張氏味苑園，主人刻意經營，亭台樓閣，茶寮、煙榻、酒筵、髦兒戲，色色俱盡，極盡奢華的遊玩之地。

這些新聞，或未見之於報紙，而喧騰於民間，《點石齋》據之而畫，將晚清滬上景象，一一描繪，讀之，可消永晷。



畫工精細的新聞畫。 作者提供

粵語講呢啲

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

悼炳門：一理通百理明；一理通，百理同；買少見少



1994年，教育電視（ETV）在第二學習階段（小四至小六）製作的數學節目片頭曲，沿用了「一理通百理明」作曲名。

一理通百理明，明白了計算可變簡單，全心探討數學，明道理答案終會找到。

由於曲調清新、歌詞達意，不少學生在播放該曲時會一齊唱，平時無事也會哼兩句。

一理通百理明，明白了地可變牡丹，林華探討數學，明物理答案終會找到。

更進一步地增強了「一理通百理明」的風行度，而以上一切也成為了九十年代的集體回憶。

所謂「一理」，就是指那個最基本的道理；以此為「底」，層層遞進，便可明白更多相關道理甚或通達其他道理。

剛辭世的一代「配音王」譚炳文先生曾透露他之可以進駐「播配歌影視」五個演藝領域，或多或少是順應時勢。

免費電視「無綫」（1967）在開台之初，購入大量外語及日本片集，當時已是「配音界」殿堂級人馬的譚炳文被高薪挖角。

其後譚炳文更被安排於綜藝節目及電視劇中演出，從此開啟了其多姿多彩的「電視界」生涯。

1974年，有電影公司眼着譚炳文在趣劇中扮演「大鄉里」一角深入民心，便乘勢將該題材搬上大銀幕。

可以這麼說，譚炳文先生涉足的每一個範疇都需要一定的個人特質，但每種特質卻環環相扣，且有其隱性的秩序。

廣東人有所謂「買少見少」，情況是：某類東西本已不多，所以如果當中有一件被「消化」，日後就更難在市場上找到同類的東西了。

譚炳文先生的離世，實在是演藝界的一大損失。像他般擁有磁性聲線以及精湛演技的老牌藝人「買少見少」；猶幸廣大觀眾仍可透過網絡回味其一生的演藝成就。

談話說回來，不認識筆者的人眼着筆者每周於香港《文匯報》舞文弄墨，都會以為這個香港資深出版人肯定是個「中文人」。

在與社會互動中實現自身價值，豐富閱歷修養，實是人生最大幸福。思前想後，賦詩一首，連同序言一併發到微信朋友圈，聊作紀念。

詩語背後

江鄰

來港十六年記

今年9月15日，我來港工作整整16年了。16年對我的意義，是在香港和在北京生活的年頭恰好一樣長。

早晨醒來，躺在床上，不免生出些感慨。想起頭晚與創刊局薛永恒局長小聚，聊起我們50多歲這代人經歷的世事滄桑。

香港的變化也很大，與國家的變化互相影響，但並不完全同步。就地域和人文特性而言，二戰以後香港人經歷了半個世紀的養成期。

我1981年參加工作，職業生涯與這個時代同諧共振。一路走來，得以從國家的視角看香港，又得以從香港的視角看國家。

回首人生路，24歲離開四川老家，旅居北京16年，香港16年。一路前行，癡心未改。遙望未來路，懷着對歲月的感恩，心往寬處想，身往寬處行。

巴山蜀水一癡情，將身從此天涯寄。半在京師半島城，遙望來年煙雨路。何妨吟嘯且徐行，閒遊三五知交客。老酒新茶澗月亭。

朋友圈的回應很是熱烈，或點讚，或寄語，或以詩相和。聯合出版集團傅偉中董事長留言：值得紀念，值得書寫。

就工作經歷而言，我在港16年的標誌性事件，或可概括為「三個部門」、「四任特首」、「五個中聯辦主任」。

而尤讓人感念的，是歲月不居中積澱的友情。赤柱中秋，長洲怒岸，維港碧波月相伴，三五知己酒半酣。

相聚時難別亦難，千帆過盡只隨緣。

新知舊雨天涯路，但慰香江十六年。

9月16日是我開啟新的香江歲月的第一天。這天，一個普通的捐贈事件引起坊間熱議。事緣李嘉誠基金會向香港大學醫學院、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、香港科技大學、香港教育大學捐款1.7億港元。

香港媒體是輿論場的奇葩，借題發揮、斷章取義之事常有。我向來不願被媒體輿論牽着走，特地到港大醫學院梁卓偉院長索來李嘉誠信函原文。

蘇子曰：「客亦知夫水與月乎？逝者如斯，而未嘗往也；盈虛者如彼，而卒莫消長也。」

傾危時刻幸有你，獻給內地檢疫支援隊。蘇子曰：「客亦知夫水與月乎？逝者如斯，而未嘗往也；盈虛者如彼，而卒莫消長也。」

